

西庄有个棋痴,人都称他混沌。他对万事模糊,惟独精通围棋。他走路跌跌斜斜,据说是踩着棋格走,步步都是绝招。棋自然是精了,却没老婆——正值四十壮年。但他真正的苦处在于找不到对手,心中常笼罩一层孤独。他只好跟自己下棋。

南三十里有个官屯小村,住着一位小学教师,是从北京迁返回乡的。传说他是围棋国手,段位极高,犯了什么错误,才窝在这山沟谷里。混沌访到这位高手,常常步行三十里至官屯弈棋。

混沌五大三粗,脸庞漆黑,棋风刚勇无比,善用一招“镇神头”,搏杀极凶狠。教师头回和他下棋,下到中盘,就吃惊地抬起头来:“你的杀力真是罕见!”混沌谦虚地点点头。但教师收官功夫甚是出色,慢慢地将空拣回来。两人惺惺惜惺惺,英雄识英雄,成为至交。教师常把些棋界事情讲给他听。讲到近代日本围棋崛起,远胜中国,混沌就露出鲁莽性了:“妈的,杀败日本!”

混沌确是怪才。儿时,一位瘸子老塾师教会他围棋。三年自然灾害,先生饿死了。混沌自生自长,跑野山,喝浑水,出息成一条铁汉。那棋,竟也浑然天成,生出一股巨大的蛮力,常在棋盘上搅起狂风骇浪,令对手咋舌。无论怎样坚实的堡垒,他强攻硬打,定将其摧毁。好像他伸出一双粗黑的大手,推着泰山在棋盘上行走。官屯教师常常感叹:“这股力量从何而来?国家队若是……”仿佛想起什么,下半句话打住。

腊月三十,混沌弄到了一只猪头。他便绕着猪头转圈,嘴里嘀咕:“能过去年吗?能吃上猪头吗?落魄的人哪!”于是背起猪头,决意到官屯走一遭。

时值黄昏,漫天大雪。混沌刚出门,一身黑棉衣裤就变了白。北风呼啸,仿佛有无数人劝阻他:“混沌,别走!这大的雪——”

“啊,不!”

千人万人拉不住他,他执拗而任性地投入原野。雪团团簇簇如浓烟翻滚。群山摇摇晃晃如醉汉不能守静。风雨夹裹逼得混沌陀螺似的旋转,睁不开眼睛,满耳呼啸。天空中有隆隆声,神灵们驾车奔驰。冰河早被覆盖,隐入莽莽雪原不见踪迹。天地化作一片,无限广大,却又无限拥挤。到处潜伏着危险。

混沌走入山岭,渐渐迷失了方向。天已断黑,他深一脚浅一脚,在雪地里跌跌撞撞。背上那猪头冻得铁硬,一下一下拱他脊背。他想:“要糟!”手脚一软,跌坐在雪窝里。

迷糊一阵,混沌骤醒。风雪已停,天上悬挂一弯寒冰,照得世界冷寂。借月光,混沌发现自己身处一山坳,平整四方,如棋盘。平地一侧是刀切般的悬崖,周围黑黝黝大山环绕。混沌晓得这地方,村人称作迷魂谷。陷入此谷极难脱身,更何况这样一个雪夜!混沌心中惊慌,拔脚就走。然而身如着魔,转来转去总回到那棋盘。

夜已深。雪住天更寒。混沌要冻作冰块,心里却还清醒:“妈的,不能在这儿冻死!”四下巡视,发现山上皆黑石,块块巨大如牛。他索性不走,来回搬黑石取暖。本来天生蛮力,偌大的石块一叫劲,便擎至胸腹。他将黑石一块块置于平



胜天半子(上)

地。身子暖了,脑子却渐渐懵懂,入睡似的眼前模糊起来。

他似乎转过几个山角,隐约看见亮光。急赶几步,来到一座雅致的茅屋前。混沌大喜:“今日得救了!”莽莽撞撞举拳撞门。屋里有人应道:“是你来了。请!”

混沌进屋,但见迎面摆着一张大床,蚊帐遮掩,看不出床上躺着何人。混沌稀奇:什么毛病?冬天怕蚊咬?蚊帐里传出病恹恹的声音:“你把桌子搬来,这就与你下棋。”

混沌大喜:有了避风处,还捞着下棋,今晚好运气。又有几分疑惑:听口气那人认得我,却不知是谁。他把桌子搬到床前,不由得探头朝蚊帐里张望。然而蚊帐似云似锦,叫他看不透。

“混沌,你不必张望,下棋吧!”

混沌觉得羞惭,抓起一把黑子,支吾道:“老师高手,饶我执黑先行。”

蚊帐中人并不谦让,默默等他行棋。混沌思忖良久,在右下角置一黑子。蚊帐动动,伸出一只洁白的手臂。混沌觉眼前一亮!那白臂如蛇游靠近棋盒,二指夹起一枚白子擎至空中,叭一声脆响,落子棋盘中央。混沌大惊:这全不是常规下法!哪有第一着占天元位置的?他伸长脖颈,想看看蚊帐里究竟是什么人。

“你不必张望,你见不到我。”

声音绵绵软软如病中吟,比女子更细弱;但又带着仙气,仿佛从高远处传来,隐隐约约却字字清晰。这声音叫混沌深感神秘,暗叹今夜有了奇遇。混沌抖擞精神,准备一场好战!

棋行十六着,厮杀开始。白棋飞压黑右下角,混沌毅然冲断。他自恃棋力雄健,有仗可打从不放手。白棋黑棋各成两截,四条龙盘卷翻腾沿边向左奔突。混沌素以快棋著称,对方更是落子如飞。官庄教师常说混沌棋粗,蚊帐中人却快而缜密。混沌惊愕之心有增无减,更使足十二分蛮力。白棋巧妙地逼他做活,他却又把一条白龙截断。现在谁也没有退路了,不吃对方的大龙必死无疑。

围棋,只黑白二子,却最体现生存竞争的本质。它又不像象棋,无帅卒之分,仿佛代表天地阴阳,赤裸裸就是矛盾。一旦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,谁不豁出老命奋起抗争呢?此刻,右下角燃起的战火越烧越旺,厮杀极惨烈。混沌不顾一切地揪住一条白棋,又镇又压,穷追猛打。白棋却化作涓涓细流,悄悄地在黑缝中流淌,往黑棋的左上角渗透。假若不逮住这条白

龙,黑棋将全军覆灭。混沌额上沁出一层汗珠,心中狂呼:“来吧!拼吧!”义无反顾地奔向命运的决战场——左上角。

第九十八手,白棋下出妙手!蚊帐中人利用角部做了一个劫,即使混沌劫胜了,也必须连走三手才能吃尽白棋。混沌傻眼了。这岂止是妙手?简直是鬼手!但是,混沌没有回旋余地,只得一手一手把白棋提尽。蚊帐中人则利用这劫,吃去黑右下角,又封住一条黑龙。

现在,轮到混沌逃龙了。可是举目一望,周围白花一片,犹如漫天大雪铺天盖地压来。混沌手捏一枚黑子,泥塑般呆立。一子重千钧啊!他取胜一役,但又将败于此役。只有逃出这条龙,才能使白棋无法挽回刚才的损失。然而前途渺茫,出路何在?

正为难时,一阵阴风扑开门,瘸瘸拐拐进来个老先生。混沌闻声回头,见是那死去多年的私塾先生。既已死,怎地又在这荒山僻野露脸?太蹊跷!紧急中混沌顾不得许多,连呼:“老师,老师,帮我一把!”

私塾先生瘸至桌前,捻着山羊胡子俯身观棋。阴气沉重,压得灯火矮小如豆。那白臂翘起食指,对准罩子灯一点,火苗倏地跳起,大放光明。老先生一惊,身子翻仰,模样十分狼狽。

“哼哼。”帐内冷笑。

混沌心中愤愤:这局棋,定要赢!一股热血冲向脑门,阳刚之气逼得黑发霍霍竖起。

瘸子先生似乎知道对手不是常人,一招手,门外进来他的同伴,先入二人羽扇纶巾,气宇轩昂,正是清代围棋集大成者:飘飘然大师范西屏,妙手盖天施襄夏。他们在当湖对弈十局,成为围棋经典;施襄夏因心力耗尽,终局时呕血而死。再进来一位,明代国手过百龄,他著的《官子谱》至今流传。宋代的围棋宗师刘仲甫扶着龙头拐的骊山老母蹒跚而入。一千年前他们在骊山脚下大战,只三十六着,胜负便知。直至春秋时代的弈秋进屋,围棋史上英豪们便来齐了。

混沌端坐桌前。他再不猜测这些人如何来到人间,只把目光集中在那只手上。洁白如玉的手,如此超然,如此绝对,一圈神圣的光环围绕着它。它仿佛一直是人、鬼、神的主宰,一直是天地万物的主宰。它是不可抗拒的,不可超越的。混沌明白,他是在与无法战胜的对手交战。他想赢,一定要赢!

大戚和小戚

明朝时,戚继光的两个儿子和侯继高一同到东海来打倭寇。戚继光的大儿子长得高大魁梧,大家叫他大戚;小儿子长得端庄秀丽,人们叫他小戚。兄弟俩杀敌都很骁勇,倭寇一听到戚家兄弟的名字,就吓得发抖。

一天,小戚带着部分战船出海巡逻,碰到了一小股倭寇,小戚把红旗一挥,战船就像一群梭子鱼似的呼呼扑了上去,倭寇纷纷败退。小戚奋勇杀了上去,不一会儿,其他战船渐渐落后了。杀呀杀呀,小戚杀到嵎泗洋面,忽然一阵长筒响,来了大批倭船,把戚家船围住了,小戚中了奸计。

大戚得到消息,一边派人给侯继高送信,一边跳上一只小舢板,飞快地划着木桨木橹,带领一部分戚家军,箭一般赶来。倭寇碰到他,就纷纷落水。大戚杀进包围圈,跳上小戚的战船。嘿!大戚和小戚真是两条打不烂、杀不败、当当响的汉子,这么多的倭寇,他们一点也不放在眼里。他们手里挥舞着两把寒光闪闪的驱妖剑,遇人头落,碰船板碎,刀来刀断,枪来枪折,箭不能入,盾不能挡,直杀得倭寇像烂田里的癞蛤蟆一样,咕咕直叫!

倭寇一见硬的不灵,就来软的。他们洋里洋气地朝戚家船打话:“你们,大大地被包围……抵抗,死啦死啦的,……投降,好来西格……”

不管倭寇怎样狂喊,大戚小戚就是手不停地杀,杀,杀!

倭寇见软的也不行,就狗急跳墙,拿出四十九门猪娘炮,轰隆隆,轰隆隆!打了九九八十一炮。戚家船中了炮弹,戚家兄弟也受了重伤,小戚嘴里淌着血水,屹立船头,两眼像电光;大戚咬着嘴唇,捏着利剑,倾听着大海呼啸的声音,一阵震耳的螺号声从海风中传来,侯继高率领的船队从远处疾驶而来。

就在这时,轰——,又一排炮弹飞来,戚家船被打沉了,戚家兄弟举着驱妖剑,呼喊着跳下海去。霎时波涛汹涌,风吼海啸,十丈浪头像开口狮子,吞没了九九八十一只倭寇船。

不久,在一个大雾天,潮急风猛,倭寇又偷偷摸摸来到嵎泗洋面,隐隐约约地看见船舷左侧有无数篷帆影,好像是戚家军朝他们杀来。倭寇慌了,连忙开炮。轰隆隆,轰隆隆!从三更直打到五更,炮弹打尽了,戚家军仍然不动。天亮了,大雾散去,倭寇往前仔细一瞧,大吃一惊:“啊——”原来他们打了一夜的竟是一块篷礁。

篷礁附近还有两座新冒出海面的山头。这时四面螺号齐鸣,篷帆遮天,倭寇要逃也来不及了,侯继高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,把倭寇杀得干干净净。

人们传说,那篷礁就是戚家船的化身,那两座高山就是戚家兄弟——嵎泗的大戚岛和小戚岛。